

寧死以殉吾夫恐耻偷生吾不爲也舅姑知其執之  
堅遂不復強自是撫其孤以至成人養舅姑以天年終  
應氏上黎保應榮春之女也名鳳姑歸于同里丘伯  
春年二十而伯春卒應氏號天曰吾夫既早世吾尚  
恐偷生於世哉得殞身與之同穴是所願也遂自投  
于池中適隣婦援而出之氣息奄奄忽發憤而起取  
刀斷其左手中指置夫懷中而以已平日所衣衣  
歛之既葬旦夕詣墓號慟且祝曰君如有知宜速  
相從於地下也

吳氏得疾乃囑舅姑以其柩與夫合葬言已而逝  
今鄉人猶傳其事而哀悼之

吳氏名鳳姑水南人鉛山司訓祚之女也生而端重  
隨父之官嘗命其誦烈女傳長而頗通書史適同邑  
宋存禮事姑甚謹年二十而存禮卒且乏嗣姑憐之  
諷其更適迺蓬垢自誓曰夫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  
既失望奚以生爲竟以節終

姜氏名辛姑適同邑艾仲魁正德庚午寇亂姜時年  
十九趨北關外被執賊悅其色欲污之乃給賊曰吾

從汝第求僻處指前水碓賊信之比至水次遂投而  
死屍爲之二日不流寇退魁始收斂面色如生時僉  
憲姚公嘉其烈以禮旌之

何氏名長娘在城李奇夢妻二十四夫亡無嗣氏日  
夕號慟誓不再適撫親侄李希愷承嗣自是垢面惡  
衣足不出門親戚莫奪其志孀居四十餘年始終無玷  
范氏鸞娘楚下楊彥八妻十九夫亡撫孤不嫁中年  
子息死亡宗族欲奪其志氏罵不從郡守丘公聞而  
旌之卒年七十始終無玷

楊氏周平人年十二適在城李奇壅期年夫故無嗣  
公姑謂新娘尚少宜自圖終身計楊泣曰父母命妾  
歸李此足更可履他人阨乎卽杜門服素茹淡持未  
亡人操舅姑窺其誠乃擇夫兄子宏爲後成其志鞠  
宏如已出教宏欲觀其成孀居四十年

謝氏在城李希周妻年十九夫亡自是蓬頭垢面足  
不越閭撫伯幼子德承挑孀居五十餘年始終無玷  
黃氏在城監生余秀妻秀早故黃矢節撫孤居孀三  
十年無玷郡守以勸褒之

汪氏邑廩生廖傑妻傑故汪年二十三無嗣以侄澗  
後其夫撫育不啻自己出紡績營生鄰媪憫其勤苦  
勸之他適汪叱曰此志可改他日何以見亡夫于地  
下鄰媪慙謝卒能成其子闔以孝聞人共賢之

高氏新城黃淵之妻淵故高年二十有五男梗甫三  
歲父兄欲奪其志矢死不從一日子外出賊縱火焚  
民居將及氏室同室咸走高以夫柩在家撫棺慟哭  
而火自滅鄉人異之郡守旌之以扁

朱氏在城人年十七歸李寅寅卒寅之兄暨嫂如  
成卒但無嗣依叔妯為生踰三年叔妯又死遺孤甫  
在襁褓朱鞠如已出父母欲奪其志朱泣曰舅姑生  
男三均歿僅存叔氏一子縱不為未亾人惜獨不為  
李氏宗桃惜抱侄大慟卒不可奪拮据紡績閨門斬  
如郡守以扁旌之

朱氏名俞娘在城妻自秦妻年二十三而寡撫孤守  
節凶荒迭值不移其志卒年八十七郡邑共旌之

李氏名容娘年二十五而夫死欲以死殉其母止之  
曰公姑垂白待汝終養遺孤方亂待汝成立汝死不

重貽以人憂耶乃勉從母命事姑舅卒以孝聞撫孤  
見其成人師生至老上其事于邑令給扁以旌之

何氏名有娘饒村保人邑庠生謝國徵之妻年十九  
夫亡無嗣痛哭幾絕矢志守節姑瞽頃刻不離姑側  
穢廁必借撫繼子成立鄉里上其事于道院共旌其節  
余氏名京娘在城黃燭妻年十七歸燭甫一載燭亡  
遺孤僅四十日矢志奉姑撫孤成立孀居五十餘年  
萬曆丁丑申學道趙公參魯撫臺龐公尚鵬樹松

何氏曰坤維正氣

李氏名順娘邑庠生廖七倫妻年二十四而寡痛哭  
絕親族勸以撫孤乃忍死守志教子用賢遣入邑  
庠姑病叩天願以身代年踰六十府縣以恩例申請  
扁曰節孝

馬氏名足娘王約妻約死廖年二十有餘孝敬翁姑  
撫孤王棟入學士庶上其事于學道旌其門

孔氏名廷娘開山保丁貴鼎妻夫亾孔年二十有人  
天志孀居上奉公姑下撫二子士濂士濬兄弟怡怡  
友恭歷五世不分居皆孔之教也卒年九十七道院

其門曰節孝

李氏名末娘在城張紳妻年十七紳亡孤貧無倚苦  
續養姑年八十有二自潔自殮而以壽終院道允府  
縣之請送人風教祠

論曰易云利女貞匡衡之說詩曰妃匹之際生人  
之始故女雖不逾壺閭而繫人道甚重邵俗近古  
又為紫陽過化之區故士生其間多貞淑若郡之  
龔光之危泰之葉與黃建之黃與官俱蒙難不屈  
視死如歸千載而下凜凜有生氣矣他如截髮斷

施氏建寧縣開山保施宣保女適同里朱建嘉靖辛  
酉寇掠開山氏被執賊悅其色逼污之氏以頭觸石  
流血肆罵取砂石亂擲賊賊攫撻之已又好語異其  
從氏復大罵賊砍頭奴汝逼我天撲殺汝賊怒磔之  
後夫朱建感氏義烈終身茹素不復娶萬曆三十六  
年署篆同知萬尚烈申祀風教祠

官氏名異香建寧縣在城官祥女失其夫名氏姑遣  
惡少闖入婦室欲併亂之列婦度難以自完雉經死  
何氏建寧縣王寵妻年十五父母許配寵寵忽病瘋

父母有他志氏固請於歸侍湯藥未幾寵死氏號泣欲自殺以殉賴家人隄防得免家如懸磬日夜紡績以資贖粥毀容匿跡雖兄弟亦罕見面孀居三十餘年始終一節里老上之當道議 題請未報

余氏名順娘邑庠生廖士倫妻年二十四而寡痛哭幾絕親族勸以撫孤乃恣死守志教子用賢遣入邑庠姑病叩天願以身代年踰六十府縣以恩例申請 扁曰節孝

廖氏名足娘王約妻幼死廖年二十有餘孝敬公

孤王棟邑學士庶上共事于學道旌其門

孔氏名廷娘開山保丁貴鼎妻夫亾孔年二十有八矢志孀居上奉公姑下撫二子士濂士濬兄弟怡怡友恭歷五世不分居皆孔之教也卒年九十七道院 扁其門曰節孝

李氏名末娘在城張紳妻年十七紳亾孤貧無倚苦績養姑年八十有二自潔自殮而以壽終院道允府縣之請送入風教祠

論曰易云利女貞匡衡之說詩曰妃匹之際生人

之始故女雖不逾壺闕而繫人道綦重邵俗近古  
又爲紫陽過化之區故女生其間多貞淑若郡之  
龔光之危泰之葉與黃建之黃與官俱豪難不屈  
視死如歸千載而下凜凜有生氣矣尤足奇者無  
名之婦也由正統迄隆慶歷年已二百有奇矣而  
死且不朽是豈正氣不可磨滅並其遺蛻亦不磨  
耶抑有護之者而不使湮沒不彰耶他如截髮斷  
指誓不再醮嘔血自經其殉亡夫以至忍饑食茹  
鮮衣鬻藥爲夫立後教子成名均賦兩州之正氣  
維萬古之綱常足爲後人師法故謹按其行事而  
實書之然亦耳目所共知見者耳其餘荒潔窮簷  
耕稼女桑婦伶仃孤苦不獲以姓名聞者尚難枚舉  
雖幽蘭不以無人而自芳然闡微彰德自是賢有  
司責尚廣詢而博訪之

齊武府志卷之五十

人物志十四

附傳

唐陳巖建寧人慷慨有智略乾符間黃巢亂轉掠福建諸州巖聚衆數千號九龍軍保鄉里巢不能爲害時邑爲黃連鎮巖表爲義寧軍置鼓角賜牌印巖剪除餘寇撫安鄉井境內賴以安中和四年福建觀察使鄭鎰表以自代巖爲治有威惠吏民懷服先是城墜公府學校爲巢焚蕩幾盡巖悉力完葺閩中遂安



齊武府志卷之五十

人物志十四

附傳

唐陳巖建寧人慷慨有智略乾符間黃巢亂轉掠福建諸州巖聚衆數千號九龍軍保鄉里巢不能爲害時邑爲黃連鎮巖表爲義寧軍置鼓角賜牌印巖剪除餘寇撫安鄉井境內賴以安中和四年福建觀察使鄭鎰表以自代巖爲治有威惠吏民懷服先是城墜公府學校爲巢焚蕩幾盡巖悉力完葺閩中遂安

光啓二年王潮據泉州閩巖威名不敢犯福建境仍遣使請降巖以潮能招懷離散均賦愛民表爲泉州刺史大順二年巖病度可以自代者乃遣使召潮未至而卒歸葬于建寧縣

宋謝彥斌建寧人父望爲鎮將嘗領兵討賊建寧縣有將屯寨卽望屯兵處也彥斌黑面長鬚禦寇有功人以鐵龍目之累官至招討使

元元淮蓋元姓淮名水鏡其號也世爲撫之崇仁人少時避地居蕉嵐之九曲嘗作歷夢詩自序云德

丁未春收建邑里源草寇謝黃五以初勦黃龍洞寇丁伯榮以出轉保義郎將授衿喉不都巡檢使丙子歸附于元詔滅趙時賞等仍復邵以建安城池丁丑春會肝城師破汀寇陸監阜及儔鼠寇高從周于石網洞繼擒賊首丁先潘才辛巳圍困鍾石砦招收高日新甲申冬收勦政和寇黃華復建陽縣頗有靖寇功丁亥授武德將軍同知深陽路總管府事嘗作蕪民等詩頗有恤民之志云

馬真卿建寧上黎保人元季紅巾擾亂殘破郡縣人

民流散真鄉奮志召募義勇戮力禦寇邑賴以安民  
甚德之已而創縣治建學校造橋梁皆其力也年八  
十一終于家

國朝陳順建寧赤下人寧宗佩建寧在城人順少閑  
武事勇敢有智略正統戊辰长沙寇登茂七倡亂標剗  
諸郡邑所至殘毀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無有能禦  
之者鄉民相與尊順為領袖而順慨然以剪兇逆安  
鄉井為已任乃與宗佩集少壯操習武藝以為備  
是冬寇屯軍口二人統民兵以過其衝因與戰眾潰  
宗佩死之既而寇復駐舘村水西營順又與之戰大  
勝人賴其護未幾寇益兵奄至順復率兵禦之方戰  
衆亦潰順猶挺身獨戰手殲十數人力竭被害鄉人  
義而祀之至今猶稱義士云

論曰唐李黃巢之亂鄉井盡罹鋒鏑陳巖奮身聚  
衆剪寇安民赫赫威名能令鄭鑑表代王潮請降  
其崛起濟時之豪傑乎元淮自負才略追滅趙時  
賞以附元雖靖寇著功君子有遺憾焉謝彥斌領  
兵禦賊累官招討馮真卿大破紅巾荆邑建學不

可謂不賢也陳順寧宗佩憤沙寇之標掠慨然思  
剪兇以保境雖力竭戰死而凜凜英氣至今猶存  
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其陳寧二公之謂耶

外傳

宋黃潛善字茂和是人也進士官和初爲左司郎  
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  
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坐  
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入  
攻虜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  
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爲副元帥二年高  
宗卽位拜中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  
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

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  
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  
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恨會歐陽  
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  
啓殺澈併京誅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垂涕帝悔焉明  
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  
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  
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  
罪責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鄧洙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  
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  
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  
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倉  
皇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人無不怨  
憤會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問其姓爲潛善也爭  
數其罪揮刃而前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  
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  
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澄劾之乃罷潛善爲觀

文殿太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慤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爲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海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旣逐張慤宗澤許景衡亦相繼貶死憲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爲之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余深薛昂皆復官錄後諫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復元官錄一子

施宜生一統志云邑人博聞強記政和中爲潁州教授後入金試日射熊三十六賦擢第一累官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程史云福人少遊鄉校有僧善鑑過其家援手周視曰子有奇相他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因以向所言扣之僧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訂建劍宜生心欲以巖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于以秘策汝爲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爲敗變

服爲傭度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宜生  
傭其間者三年一日翁屏人問曰我視爾非傭必以  
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初不服翁曰余日者燕  
客執事咸餒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欲然不怡  
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遂告  
之繇翁曰官購方急汝安所逃龜山有僧余交之舊  
矣可托以心汝宜往投介以入北策之良也至寺主  
僧出儼然鄉校之所見者留之餘數旬持撓夜濟宜  
生于淮曰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

論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至燕上書

言道國虛實不見用而縻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  
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言  
府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  
士遂以命題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  
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  
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日宜生以翰林  
侍講學士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燾以吏部尚書侍  
讀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傳造舟

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諷之  
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忽慶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  
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  
告變而我粗有備矣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夫逆而顯  
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推埋於先一折枝而贖其惡固  
神理之所不容也

葉祖洽字敦禮泰寧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  
專校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蘓軾欲黜之呂惠卿  
爲第一僉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  
留爲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  
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  
宗廟祖洽自辯事下從官定議蘓軾劉攽言祖洽謂  
祖宗綱紀法度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  
之可以爲議論乘謬若謂之訕則不可於是但出提  
點淮西刑獄紹聖中入爲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  
人給事中祖洽性狠愎喜謾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  
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嬪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  
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



若以珪爲無迹則黃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羣  
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歸  
下恩禮隆縵祭確受遺定策而貶死領外乞恤其孤  
其論率類此林希薦祖洽謂其最向正帝言不可人  
用乃已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利黷貨聞  
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  
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爲實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  
竟引爲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云  
當時蔡確稍失事機王珪果遂茲謀則神宗遂失正  
途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爲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  
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  
怒其躁妄隆集賢殿修撰提舉冲佑觀自是不復用  
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論  
曰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士<sub>多</sub>居首選者躡取華要有不  
十年至宰相亦名忠亮雅厚然時名臣治平更三歲  
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尚王  
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  
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

矣熙寧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臬馬涓與  
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與觀祖洽俞臬蔡蕤儉邪  
小人繇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  
而覆之如是其僭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人心也  
黃履字安中邑人嘉祐初釋褐第一神宗時知諫院  
力言天地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  
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羣祀爲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  
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遣母憂去服除以  
部尚書召時閩中患苦鹽法獻言者衆神宗謂履  
來侍以爲夬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之  
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  
云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羣臣且然况大臣乎使罪  
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  
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傳訪萬務雖  
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耶遂刊其制  
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爲  
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  
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哲宗卽

位徙爲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  
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卽排擊之至  
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出知越州紹聖  
初爲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事乞  
正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當加罪責  
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  
親被拔濯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  
將規以爲戒誰復敢爲陛下論得失乎乞徙善地坐  
罷知亳州徽宗立召復右丞未踰年求去提舉中太

一宮卒

論曰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繼亂成憲嫉陷善類  
宋熙豐間呂惠卿引用群小蠹國害民而葉祖洽  
狠愎能諛首以邪說陰附其小人之尤者乎黃履  
朋比祖洽托正言以文奸力構司馬光等使國是  
是搖溷法守蕩廢而宋祚遂衰黃潛善陰蠱君心  
擠陷李綱使宋坐失中原而至於亾誤國如此固  
宜子孫羞以爲祖鄉黨羞舉其名哉施宜生北風  
甚勁筆來筆來數言使中國緣之有備蓋猶有首

召正所志 卷五十一  
丘之恩乎較之葉黃猶在末減予是以綴之外  
以為千載之殷鑒

武府志卷之五十一

藝文志

經類

史類

文集類

奏議類

記類

題詠類

宸翰序銘附

益龍圖演畫鳥絲敷文平林栗雨霽降洛水之

嶺中山穎毛輦載管城之谷蕪苑文林具繇來

矣吾郡三變唐詞雖無可考十科宋制實有足

稽故夫起家經術者羽翼聖真留心典籍者揚

摧史冊繹經闡傳以究淵源多識博聞而揮絲

錯微辭與義可無紀載耶若乃侃侃陳言飛白

簡之霜鑿鑿建疏映青蒲之日豎重望于當年

召正所志 卷五十一  
丘之恩乎較之葉黃猶在末減予是以綴之外  
以為千載之殷鑒

武府志卷之五十一

藝文志

經類

史類

文集類

奏議類

記類

題詠類

宸翰序銘附

益龍圖演畫鳥絲敷文平林粟雨霽降洛水之

嶺中山穎毛輦載管城之谷蕪苑文林具繇來

矣吾郡三變唐詞雖無可考十科宋制實有足

稽故夫起家經術者羽翼聖真留心典籍者揚

摧史冊繹經闡傳以究淵源多識博聞而揮絲

錯微辭與義可無紀載耶若乃侃侃陳言飛白

簡之霜鑿鑿建疏映青蒲之日豎重望于當年

垂休光于後裔忠肝義膽顧靳特筆歟且也據  
事直書呈芳誌載之場觸景與情流聲騷雅之  
府文士所以展其妙墨詩客所以寫其幽懷玄  
思逸韻令其湮沒不傳乎迄至徽綸甫頌一天  
雨露齊來冥光載闡九原英靈永矣黃封膺而  
榮華至今白骨緊而馨香如昨金章玉刻謹附  
錄焉是以因踵前志廣為斯編雖時移籍去世  
遠書湮名實不能相孚存亾恒至參半要皆風  
昔所傳非敢妄意為制固彰一郡盛典實顯于

秋華載作菴文志

藝文志一

經類 子附

上官均曲禮講義二卷

李綱易傳內篇十卷 外篇十卷 論語詳說十卷

朱震漢上易解 易集傳 易總說

上官惜尚書小傳 論語孟子畧解

何允易集傳

何鎬易說 論語說

任希夷經解十卷

吳炎論語問答

趙善佐問答易說

黃大昌兼山語解

嚴粲詩輯解

吳季子大學講義

李郁易傳 參同契論 論孟遺書

李方子禹貢解 傳道精語

李呂周易議說

謝祖師友問答十卷

李應龍春秋纂例 孝經集註 四書講義

劉剛中師友問答

黃鎮成尚書通考十卷 周易通義十卷

中庸章旨二卷 性理發蒙四卷

李學遜易精解

黃清老春秋經旨 四書一貫

傅堦尚書大學中庸俗講

周顥尚書口義二卷 四書精解四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米榮易說

盛祥老子解

何廷錦蒙泉主意

高尚賢詩經摘玉四書精意

丘九奎四書詩經弋獲解

周邦禎書要摘錄

朱焯四書人物考註解八卷

史類

李綱靖康傳信錄 奉迎錄 建炎時政記

建炎進退志 官撫荆廣記 制置江右錄

何鑄史斷

任希夷經筵故事十卷

上官愔史統 史旨

賴均素王世紀

陳士元武陽志畧

吳從周左傳纂四卷 兵法彙編十一卷

高尚賢史學彙編四卷

朱焯左瘤史二卷 史記纂補二卷



國語評林四卷 戰國策評林六卷

文集

上官均廣陵文集五十卷

李綱文章詩歌八十卷

何錫臺溪集

黃希日支離集

黃伯思文集五十卷 翼騷二卷 東觀餘論

嚴仁清江款乃集

嚴粲詩集

嚴羽滄浪集二卷 詩辨一卷

上官偉長海岳外篇

盧奎筆錄十卷

黃公紹韻會

朱正中詩學初稿

朱汝賢友軒求益集

吳昇梅邊小隱集

黃裳適興集

賴均碧環風月集

李郁文集

李深杭川集二十卷

李呂淡軒集十二卷

李琬詩集

丘翔食芹稿

謝克仁鹿峰詩集

黃鎮成秋聲集

黃清老樵水集

李學遜中星儀象圖

元淮飛鏡詩集

危德華北溪觀海等集

曾伯輿鳴击集十卷

曾真保樵溪漁叟集

花潤生介軒集

上官祐鶴林集

陳忝拙菴集二十五卷

謝敷梅庵文集

周灝秋水集四卷

謝懔澹庵詩集

余志士苴集 橋門秋臺集

朱欽畏菴集

周璧燕窩集八卷

米榮仁夫率性堂文集

鄭鳳三稿集

周清省心集

侯廷命雲門稿

李學海守根軒吟二卷

王通復庵詩稿

謝廷簡三吳詩稿

李春熙白門姑孰粵遊旅言詩集

謝雲從小謝遊北征詩稿

謝汝聘緩安志畧藜蘭一瓣展齒應聲稿

奏議類

上官均奏議十卷

李綱奏議八十卷

建炎制誥表劄集

黃中奏議十卷

任希夷奏議十卷 表箋二十卷 內外制集二十卷

陳泰奏議十卷

朱欽奏議一卷

郡先正奏諫多經國大謀不可勝載今惟采其有關於郡事者錄之若郡縣臣僚間為地方建白則害而不可少者則併載之

邵武府志卷之五十二

藝文志二

奏議類

上欽宗乞復李綱舊職 宋太學生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姤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

黃中奏議十卷

任希夷奏議十卷 表箋二十卷 內外制集二十卷

陳泰奏議十卷

朱欽奏議一卷

郡先正奏諫多經國大謀不可勝載今惟采其有關於郡事者錄之若郡縣臣僚間為地方建白則害而不可少者則併載之

邵武府志卷之五十二

藝文志二

奏議類

上欽宗乞復李綱舊職 宋太學生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姤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

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邦昌自餘又皆  
 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二去邪猶未能勿  
 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  
 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  
 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  
 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未  
 足為辱况示怯示彊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  
 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  
 見事有急各陳之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  
 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  
 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  
 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聞然騷動弗安其  
 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廟社已  
 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  
 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經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  
 莫不舉手加額仰冀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  
 之哉是宜邦彥等諧謗忌嫉無所不至至臣等伏見  
 邦彥等享高爵厚俸日最久坐視天下之災未

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輔童貫蔡攸共  
 此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  
 力贊其後邦彥等畧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輔以  
 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即寶位遠有變亂之虞邦彥  
 等不引咎歸己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  
 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亦未可  
 知且虜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內犬羊  
 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此  
 無日請和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阻成  
 謀綱罷命一時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流涕相  
 弔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  
 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  
 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况河北  
 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  
 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  
 梁乎自真二兩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  
 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  
 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

知割與大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叛盟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計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奸臣譖遂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北顧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劊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後幾於隻輪無返者朝廷曾不議罷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神師道以聞外之事陛下若以臣等言未足信試御樓呼軍民一問之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百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審

綱論忠定

葉適議

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為監當而杭直聲震於天下矣及幹離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辯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以退卻然其留割二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為同列所排高宗中興命公首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東錄堅守者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傳零通問二望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輔亂政漸服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事多機要使稍得數年之頃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讎耻因可報也不幸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踈外次擯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顧望附托而然哉蓋公之

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與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乞和譽賊虜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而謂公爲畧而踈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爲世所賤惡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辯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蔽必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與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愧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爲公謚謹

福建地方疏 國朝陳參

爲陳言事臣聞福建延平府沙縣強賊鄧茂七等作亂殘破尤溪等十餘縣殺死軍民男婦數多是蓋本處三司御史府縣官員於賊初生發之時不卽具實奏聞以致賊徒猖獗遍處劫掠荼毒良善所在官軍又皆畏法縮手無爲重勞宸衷節命文共將帥統率大軍前去剿捕破賊之勢譬如破竹迎刃而解有不待臣言而知切惟福建地方八府山路崎嶇溪澗陡險民性怯鬪見賊風靡若不先分兵固守各府衛所城池及未經殘破縣分緊關隘口扼其奔衝之路以保良善以安衆心而據以大軍徑進恐賊乘虛直奔無備府縣良善被害尤多又賊情譎詐聞知大軍入境恐於阻山隔水險隘去處或假來迎降或詐作嚮道引軍深入設伏以待未便此皆不可不慮如蒙乞勅總兵參將等官師行之時務須持重先於福州建寧延平汀州邵武五府衛所各委能幹都指揮或指揮一



員嚴兵固守城堡又量分兵於附近賊巢將樂清流順昌等縣扼其要路絕彼奔衝使犄角為援以固上游之勢則賊進無所得退無所據然後率大軍直擣其巢穴賊必潛於沙縣尤溪後山徑路下奔漳泉地方又出奇兵由大道直抵漳泉追勦賊不遁於山必陷於海若遁山鹵海彼眾食少臨以大軍招撫其脅從以披其黨分擣其賊壘以孤其勢則渠魁可以就擒全閩庶幾完復賊平之後伏乞聖明祛除本處貪婪官吏寬恤各處疲敝軍民如此非惟福建一方生靈受惠而天下各布政司府縣貪官污吏從此知警良善獲安良善既安邦本永固誠億萬載太平之福臣身被誣枉久禁在監無以補報謹陳愚見昧死具本令某親齎謹俱奏聞

請賜祭李丞相綱奏疏 邵武府學教授張濟

奏為褒獎忠良激勵臣節事臣切見天下各府州縣有忠臣義士有以當此可為法於後世

蒙 聖朝恩典與之立祠春秋致祭以禮祀此不惟表章前代之賢而且垂法於後世之為臣者誠萬世不易之盛典也臣見本朝明倫堂西邊有祠一所是宋丞相李綱祠考綱不官係邵武府邵武縣人當宋徽欽時為左史丞相綱官渡時正遇虜寇猖獗國家多事本官盡忠盡節綱知無不言其言深有益於國家用之足可匡扶在覆柰何數被奸臣讒譖屢遭貶逐本官不避深險不改初心封章屢上忠義愈隆後以疾卒本郡官察士人重其忠義與之立祠宋儒朱熹嘗祠堂記臣竊謂本官忠冠一時名垂青史誠可以為法於後但今祠堂雖有春秋祀典未蒙 聖朝恩賜如蒙乞 勅該部將本官平昔居官行事實蹟查明如果別無他議堪愛褒崇仍 勅該部轉行邵武府照依各處祭祀忠臣義士之例春秋以禮致祭如此不惟俾古之忠臣莫不舉手加額於地下抑且使後之臣子罔不知感激而勉勵云云

請復舊城奏疏 知府馬政撰

奏為思患預防保障地方事據都武縣東隅等老人祝瑄等呈稱見本府城池南北皆臨大溪西南又穿小溪東則二水合流而去惟西面密邇熙春小山宋時城郭尚存三面俱臨溪西則跨熙春在城內凡遇水泛山可為障人得以趨高避患元初盡毀城壁故址猶存尋復建城不跨熙春據山麓一帶城濠中北與大溪相接水泛則溪與城濠流通四門直入人無可避元時歷遭水患民多淪沒典籍可考示樂內申水泛城墻傾頽官民房屋盡被飄蕩公私財物俱為一空軍民男婦淪沒者以萬計洪武年樂十年黃州俱被漂盡片紙不存且城池之設必據險固今熙春山去城不過百五十步晚有賊寇生發焉據此山則城內虛實皆在目中若此城不跨熙春則不惟頻遭水患而亦失其天然險固况熙春小山亦不甚高宋時舊址尚在若移今西面一帶城垣上接熙春照舊包築則建城廓而水患可以有備城據險固而地方可保無虞備呈到府參照呈稱要將府城包接熙春小山詢諸故老皆以為用力少而成功多不但可防水患抑且可防外患一舉兩得萬世永賴誠為久安長治之計為此具本願差老人吳得親齎具奏聞

陳言奏疏 知府夏英

奏為陳言事臣聞古有負日之暄食芹而美者尚欲獻於其君况臣等幼荷 朝廷作養壯荷 朝廷擢用授之以祿秩委之以職任感 恩深厚無以復加昔人謂君親等天地誠確論也臣學力荒疎識慮短淺每於政事之暇偶有見聞之愚第恨言不中倫辭庸達意維屢發憤輒復趨起一念之誠終莫能已但其言雖抱野人之愚衷恐招妬嬖之私議然要其歸匪為一人實關世道昔孔子論為政則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臣嘗讀其書釋其旨是以不避涉嫌謹將愚見冒死上陳其一優恤

軍戶其二修築夾城其三修舉鹽法其四樽節民力  
其五優重守令伏望 皇上少垂睿覽矜其愚不  
錄其罪庶馬骨買而千里之良馬至芻蕘詢而四  
方之善言聞矣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內一件樽  
節民力臣看得福建八府惟邵武府四縣僻在西  
南山阿舟車罕通生理鮮少迺年民糧除折色銀  
兩差官押解赴京外其餘本色之米分派運赴福  
州府等倉上納而汀州府糧未却又派來邵武府  
上納夫邵武之抵福州雖是一十一站而灘石險  
惡不啻劍戟舟一似之印時沈碎以此邵武運夫  
之糧往往多被其害負累糧里傾家蕩產鬻妻賣  
子賄賂還官汀州之抵本府又無水路每年齎執  
價銀來府買米上倉展轉貿易亦稱未便且邵武  
所收之糧一年只勾一年之用再無餘積設有不  
測一府一衛官吏軍民將何所給臣之愚見本府  
之糧盡自本府上納汀州之糧行令運納福州臣  
曾具由申白上司蒙將弘治十六年分屯米已  
本府上納矣但恐日後又有變更米為未便如

請贈謚陳泰疏

知府夏英

奏為照例請賜 贈謚以勵臣節事臣聞竭忠宣  
力固人臣之大節而追遠念功亦人主之殊恩臣  
切見本府邵武縣已故致仕右副都御史陳泰歷  
任四十餘年存心正大守已廉謹內臺外臺憲度  
惟貞累上章疏忠愛攸寓始終一節竝無瑕玷景  
泰間奉 勅鎮守易州紫荆白羊等關操練軍士  
號令嚴明守護京畿策應甚悉又曾奉 勅巡視  
大同宣府等處提督官軍包砌白羊口易州等城  
池鑿斷平湖石崖等處以絕虜寇曾立邊牆木柵  
俱有成功又曾奉 勅巡撫四川等處蠻夷為患  
陳泰畫策斬獲賊首悟昇等首級三百九十餘顆  
生擒李志彪等二百五十餘名地方賴以寧靜民  
至今感仰又曾奉 勅整理徐呂一帶河道巡撫  
蘄松常鎮兼理嘉湖等處水利總督漕運巡撫鳳

陽等府俱各勤勞盡瘁恪盡乃職累蒙 列聖賜  
 以誥勅白金表裏寶鈔年將六十累章乞歸成化  
 元年遂蒙准致仕成化五年終於家欽蒙 聖恩  
 賜以祭葬但其贈諡未蒙請給臣聞僉都御史葉  
 盛昔曾建言為旌勵大臣事內開尚書王直魏驥  
 都御史賈銓陳泰俱能恪盡臣職宜有贈諡魏驥  
 乃紹興府蕭山縣人亦舉人任訓導陞博士并員  
 外郎少卿侍郎尚書等職成化九年蕭山縣知縣  
 李鞏復為建言已蒙查照尚書王直事例 賜以  
 贈諡左副都御史賈銓亦因伊男賈瑜陳請亦蒙  
 賜以贈諡惟是陳泰未沾恩典臣今叨守都武職  
 司風化切思陳泰履歷頗與尚書魏驥都御史賈  
 銓相同魏驥賈銓贈諡其邑之令并其子既為之  
 請俱荷賜允請之者不愧於生受之者有光於死  
 今陳泰止有一男雖係監生但年力衰耄伶仃孤  
 苦不能申請臣今既守其邦且知其人又經葉盛  
 奏請伏望 皇上念陳泰昔日犬馬之勞廣一視  
 同仁之心乞勅該部查考本官生前履歷或下史  
 館檢閱本官行過事蹟查照魏驥賈銓事例一體  
 賜與贈諡非惟陳泰銜恩於地下而凡為大臣者  
 亦將感激於無窮也臣不勝懇切怖俱之至茲因  
 考滿在京謹具本親齎奏 聞

請旌表孝子謝恩奏疏

知府夏英

奏為旌表孝行以勵風化事據邵武縣三十五都  
 里老葉華等呈伏觀 詔書內一款孝子順孫義  
 夫節嬪有司即便奏聞聞具實蹟旌表以勵風俗  
 欽此欽遵切見本都故民謝明端娶到本都朱子  
 華女朱妙音為妻生子謝恩伊夫病故朱氏亦以  
 疾終伊男謝恩念母劬勞萬狀母卒之日勺水不  
 入口者三日哀毀踰禮幾至滅性以禮營葬蓬頭  
 跣足負土成墳廬於墓側三年寢苦枕塊不脫經  
 帶不茹酒肉治喪不用浮屠一遵文公家禮非祀  
 事夫嬪弗一面見朝夕哀慟聞者感傷服釋之後  
 一週忌晨輒蔬食一月每逢朔望則拜掃墓墳雖  
 初寒暑雨不易迨今三十餘年不改其素鄉黨稱

孝無有間言合為舉呈轉達等因據呈行據該縣  
申稱據三十五都十年里隣朱貴等結勘得謝恩  
其於母喪果能盡孝廬墓之時虎避廬舍慈烏乳  
哺營葬之日天雨開霽鄉人助力建立祠堂御史  
葉茂為文以序其實知府馮汝賜禮以嘉其行前  
項事情果係的實具結呈報到縣惟恐不的重審  
無異取其官吏里老隣比不扶結狀申繳前來本  
府又恐中間尚有扶同保結情弊又經駁仰本縣  
重復結勘相同本府參看得謝氏一門母能全節  
子克盡孝誠足以獎勵風化激勸流俗具本徑差  
陰陽生齋捧 奏聞

### 請祀義壯劉侯議

令章闇然著

宋時名賢輩出若李忠定之相業朱考亭劉文節  
黃簡肅之理學各有專祠春秋祭享乃有立功死  
節忠義凜凜如生而不得與四賢同受一豆之享  
如劉義壯公者按公姓劉名純建陽縣人宋紹定  
二年閩寇曼頭陀嘯聚汀郊公故以募士起義與討  
平之而守王請于 聖詔知邵武縣事號其軍曰忠  
義而劉安國兵連公復奮擊安國授首至下鬻  
之寇猖獗公提兵追逐直抵其巢為賊所執不屈  
而死蹟其平賊之功死難之節正與祭法以死勤  
事以芳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則祀之典例  
相合今固有廟在東關外額曰忠烈塑像其中鄉  
人群祀之第春秋二祭不列有司徒為村氓里嬪  
操豚蹄以祈歲擬欲改廟為祠更設木主春秋二  
仲與四賢一體致祭謹議郡守李公之用上之巡  
安國公維嶽可其請謂義壯公忠節兩炳祭以春  
秋祠以專室有司之禮宜然將忠烈廟改為忠烈  
祠春秋二仲有司致祭祭 冊綱銀內支辦庶祠廟  
森嚴不必有所造作而報功報德合郡士民咸知  
有所皈依矣

### 填復西壕古跡議

郡人周弘機著

郡脉發自西來鰲峰山其到頭一節也左有靈泉  
水以為界右有樵嵐溪以為界二水夾送紆迴而

入又突起然春山為青龍護砂則不受北風之劫而靈泉水隨護砂之弦自西而遶北又名為秀水今新建南道前有秀水坊其中有秀水池其水道則圍抱新道從右而左轉過玄武出雁北溪至今故跡猶在在可驗故宋時遷學于其地名瑞榴軒云然當時人文濟濟大盛而主郡治者累爵至平章參政以城濠未浚脉不受傷也及宋末有知軍思此地文風最盛乃于各山來脉過峽處悉坑而斷之亦慘矣哉然卒于其官彼亦不利也雖然猶未大傷也迨元季築造城壕于來脉正在展布結治之處剝而壕焉如人之斷其頸所以百年間春昏多事守茲土者旋歷旋卒視此方為嵐瘴之地不願仕于其間其為府治之害亦甚矣哉今之議填西壕者誠萬世不易之利也第填其濠則水道當復其故不然從旁汎濫溢去譬如人身骨雖復元而精髓逗滯不循其故能久存乎此復秀水之說非第二義也但今約其尺丈之數壕深五尺廣八丈長九十丈方廣一丈厚泥沙百斤始可平

以二丈而畧計之方廣百尺高一尺非萬斤泥沙不可填也况五尺高則用五萬斤泥沙填之且百斤給值一釐五萬斤當給直五錢以此約之則八丈之廣一丈之長五尺之深不當給直四兩乎通計之非三百六十金不能濟其用也况買置鋤畚船隻搬運器用通水故道工費非三四十金能濟其用手說者謂五六千金可以完成豈不謬哉然今錢糧一節最為難事將取之公帑乎則費金四百難以動支將取之民間乎則歲時荒旱誰肯樂助其區畫豈易易也無已則有一焉生員黃志伊許告永福庵山田價值三百餘兩曩為鄉霸奸民朱朝聘所侵今蒙院斷歸學諸生等思得填壕工費甚奢願以此田出賣或召富民承買或聽二犯收贖以助填壕工費若得此項以為為支應則所少亦不甚多別議之亦易也何憂錢糧難區畫哉且此舉不惟府縣受其王氣即衛亦實受其庇是軍民之所兩利也然工力多則責成難莫若計丈分府縣衛而填之府填三十丈催募百姓

服其役以府首領督之縣填三十丈催募百姓服其役以縣佐三督之衛填三十丈催募軍士服其役以衛正佐督之其錢糧支應則計丈尺分給之然給散資直諫力而授所得無幾不許尅減如有尅減許服役之人呈稟究治則軍民不惟不擾且得資其生而樂爲之服役功可按日而成矣然所用泥沙甚多卽運一山阜以填之猶恐不給今取足何地乎自有北橋以來攔阻水勢以致操場灑崩然對岸突起浮洲水勢愈橫斜直射府治左脇近時府伯不利正坐此大病幸橋水圯然浮洲猶在終是爲害不少若運此洲砂土船載順流而下則事半功倍且去一水直射之害又接一來脉崇隆之氣豈不一舉而兼得哉又何患取泥無地處是復數百年幾浚之造培數百年幾斷之脉回數百年幾衰之運寧不賴此一役也哉愚生畧諱一得不知可備大工之助否幸哉而納焉

### 記類

## 宋邵武軍治記

缺

## 軍學紀事略

教授陳之茂述

昭武學居水之北周墻凡二百五十丈橫十五楹繚以迴廊翼堂爲屋四十二間齋六曰智仁聖義忠和殿高四丈廣七丈得像於闕里故家工人慎玠形之惟肖端冕華袞粹然道德之容也兩廡二十二間繪從祀於壁堂曰明倫視殿爲廣堂後曰冷軒軒後有閣學前二山正直櫺星門蜿蜒水湄中峙圓峰門外有採芹亭杏壇與櫺星門對古木蒼蔚孔林宛然基宇宏偉視七閩爲冠

## 置莊田記

旴江李觀撰

慶曆七年春三月幾望武陽殿守宋公以治學宮成識之已詳後三甲子有奇教授龔君與其學子

授使者以幣走三百里謂於余曰敝邑得天故吾  
 公來昔昏以旦昔寒以燠視人如其身視學如有  
 神言必於是行必於是雖牒訴盈庭簡墨在前而  
 與士大夫講解對問猶燕居時故自庠門開不幾  
 月慕焉而來者不絕將恐楹小弗能容又翼中門  
 築兩齋矣鄉之善良喜公之為于第之有屬也不  
 愛其貲願易土田以備糧用凡出泉若干萬得田  
 若干頃歲食若干人既有成矣而公之記所未書  
 吾惟子之望觀聞命竊商之曰儒者詭釋氏為其  
 籠於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釋之徒善自大其法  
 內雖不違而外矧焉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乎  
 佛民用是信教用是立儒者則不然其未得之借  
 儒以干上既得之謂政事與文學異孳孳唯府史  
 之師顧其舊如蟬蛻及其困于淫辟恤半罪戾欲  
 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  
 之吾游江淮而南不日有庠序者不一邦踵其  
 地而問之棟宇修歟或曰為某官之舍館矣委積  
 完歟曰充郡府之庠歟或曰為某官之舍館矣委積  
 其寺聽講矣噫釋之行固久始吾聞之疑及味其  
 言有可愛者益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  
 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冕弁匍匐於  
 戎人前邪蚩蚩之氓尚克有夫嬾父子不盡拔髮  
 為寺奴則幸矣何暇彼之詬哉今宋公之仕唯其  
 本之培下應其誠優為之備教化之效也如此吾  
 所謂學非若効釋莊嚴吾所謂田非與釋埽供養  
 誠以今茲學者或自遠來居處不寧則愁飲食外  
 取則勞去愁與勞人雖下中得以自盡於術况其  
 卓者哉勵文之鋒茁道之芽人何以正其家出可  
 以表天下為民教子為國養材莫之尚已龔君以  
 道藝立其中又欲揚公之美于無窮皆應於義敢  
 不書

# 建社稷壇記

上官文子撰

社為天下之通祀農為天下之大本春秋祈報嚴  
 尊之至其可以世俗彞禮視之乎按郡乘昭武社  
 稷壇舊在城西南禪山之頂政和中嘗移縣西紹



興壬戌會宰受過復其舊本朝初定江南隣寇未  
 靖郡邑凋弊舊壇鞠為榛莽初廖守邦傑翔建郡  
 社於城西北至是亦廢歲時行事守令始合祀於  
 樵嶺門之右拔竹剪蓬取具造次風雨震凌綿蕞  
 特甚禮鮮克終而神亦不我格大德三年李侯被  
 命來尹茲邑越明年太守將有祀於社稷俾縣治  
 之李侯慨然以為已任乃捐俸為倡爰復故址而  
 新之衆工效勞曉昏劬事以亟集治壇於中以  
 石為主者各一壇之前則亭之以為行禮之次亭  
 之比則廬之以為受昨之位環以兩廡樹以衆木  
 門焉以降神也苞焉以滌牲也薨棟翬飛丹雘相  
 照經始於六月之甲子訖事於八月之社太守乃  
 帥其屬以落之旅獻雍容牲醴豐潔視昔有加焉  
 禮腆神歆歲則大熟於是邦人以遷復分合之不  
 常立碑以紀其事庶幾僕之嘉績亦相與垂於無  
 窮屬余為之記余承之邑教日擊斯美其何以辭  
 嗚呼自有宇宙自有此山自有郡邑便有此社此  
 止此社閱人多矣碑云乎哉昔羊太博征南相  
 為襄陽守皆嘗立碑而征南之慮尤遠後人望  
 山而不忘者抑果在於碑耶雖然今之視昔猶  
 後之視今異時舉共王氏之祀登斯山也瞻斯亭  
 也顧瞻陵谷思前人興創之勞稽古人制作之意  
 其得不以世俗彝禮視之者此碑亦不能無助焉

集英殿修撰謝公生祠記

黃謙撰

昔畏壘之民感疾桑子之化於是相與合謀將祠  
 而祝之而庚桑子不可則民之德於其上相與祠  
 事以祈其壽考者蓋古民之義而非必其上之意  
 也世道交失古義不復見民有為是舉者非畏則  
 諛所謂生祠之立暫焉而已矣其於出中心愛戴  
 感激而不能忘者蓋鮮淳熙三年今集英殿修撰  
 致仕謝公以提點刑獄奉使鄉部慨然以守法除  
 弊利人澤物為已任乃春閩之上游四郡科鹽之  
 弊最苦於按法令力禁止而除之先是軍興時  
 不得已令民輸鐵葉以供用後率以為常民亦告  
 病公亟奏免五年秩滿奏事因上鹽利害壽皇感

動復昇漕事以直秘寵其行公再至部凡鹽之利害悉罷行之艾為吾郡秋苗之輸有軍儲若斛而皆非法所當取幸時守既減免而復以經費不足將復之公特為請於朝俾歲增運鹽兩綱以助州用而加賦卒得不復厥今民得樂生二稅之外無絲毫之擾者豈惟上之深惜民隱然哉公除弊澤物之謀遠矣公既致為臣而歸德望清重邦人知所矜式獨其所以致無窮之思者則猶有闕者大乾近遠七團之民事惠應神甚備春秋之社相與結約來集廟庭一日舉觴感慨語及時事獨念公之德不衰謂神向者由故知縣事張文懿公題詩而靈益耀自文懿在時鄉人德之已奉祠廟中今公來歸亦嘗出力糾合鄉之士庶誦神之德於郡祈加封神之父母子若嬪郡上之朝皆施行如神而神益著宜與文懿相為始終者于是合議為財肖公之像於祠之有庶歲時相與鼓吹歌舞其中以祝公壽考於無窮庶以戴公之德不忘以文懿匹休公聞之不釋然有如夷桑子之見者

吾黨之情發於中誠者不可止也抑公歷諸道建堂作牧所去見思祠而祝之宜皆無以為遜而吾鄉黨闕焉得無不足於意否既訖事於是私記壁間以昭示來者

### 邵武縣治記

缺

### 邵武縣重建文廟記

教諭洪黃中撰

至元二十年夏四月邵武縣學新作大成殿櫺星門成邵武自唐為建屬邑宋陞軍學為郡治所慶曆間詔郡縣立學守曹修睦始基于郡宅西已又遷水之比因以為縣學幾二百年矣地接熙春之脉秀水出焉庭有瑞栢一株每視實多寡為選舉之符亦地所鍾然也兵興楹圯棟覆壓靡孑遺前副達魯花赤初公元屬方圖惟郡類睨而未遑尋以秩滿去同知總管府事奉直石公合刺不花及明府則達魯花赤中順王公弼總管府尹明威許公進胥契無間然公於是委前錄事伍森與黃中

協相斯後洵春仲下幹之七日鳩工度材再旬有五  
 日而畢聖瓦丹塗彤楹青瑣輝映華煥申天溫  
 厲儼如親炙上日釋菜儒紳咸集黃中因諭于衆  
 曰昔漢興幾百年文翁守蜀大興孔廟圖古聖賢  
 像招縣下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到于今為美談吾  
 樵干戈甫定公沒沒興學視文翁有加矣講堂齋  
 廡繼此緒成當復不日抑鄭氏箋菁莪之章謂周  
 之長育人才在於不征後之士游斯學者得異編  
 氓免力役而事詩書俚絃歌之聲藹然榴庭秀水  
 之下以副今日興學之意

建李忠定公祠記

朱熹撰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為小  
 官即切切然以天下為己任宣和初一日大水  
 猝至幾冒城都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  
 無有敢以為言者公時適為左史以為此夷狄兵  
 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  
 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

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計  
 已決虜圍既迫群小力謀挾至尊犯不測為幸免  
 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  
 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  
 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  
 公為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  
 以修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  
 人心而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  
 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  
 京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  
 矣淳熙丙午詎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  
 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籌略海內有志之士莫  
 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  
 而興起焉者於是闢堂之東肖公之像而立祠焉  
 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安侑如法已  
 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  
 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  
 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

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烹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憤猶復悟有平日之壯心也

寧庵記

謝枋得撰

張仁叔葬本生母于邵武縣和平里之鶴巢原墓去故廬百步有田四十畝歲收禾三百石有蔬圃竹林悉施以養蓮社報德堂佛者命周覺先主之擇其徒一人守塚扁其廬曰寧庵合考妣二親而祠春以薦蘋蘩寒食酒麥飯悉於田園收之守塚人執祀事如法請張氏子孫主祭其為寧庵謀亦

遠矣仁叔垂涕洟而告某曰子知寧庵之義乎予幼失怙恃本生母義父收張氏孤教育之使成人本生母義父捐世予無以酬恩此庵之所以志予無涯之戚也予幼誦蓼莪詩未知其情之真惻今知之矣予之生親之所以勞瘁也予為赤子飲乳於親之懷者三年乳皆親之血也乳之盈涸由飲食之豐約勞苦不可言予為孩提親喜吾有兒矣予之則察其肥瘠而欣憂畜之則候其饑飽而飲食予能行可以免其提携矣長之則惟恐其體氣之不壯育之惟恐其懷性之不敏親行而予不隨顧之如有遺吾行而親不隨復之如有失其出也腹我而語之曰吾行矣汝在家毋登高而臨深也其入也腹我而語之曰吾歸矣汝在家必無人念其饑飽寒煖也予漸長知學親心可以少寬矣憂其壯而未育室也既有室慮其子孫未能衆多也詩以妻子好合兄弟翁和而後父母之心順誠哉言乎予為貧衣食奔走親恐留之膝下離家則戒之謹慎父客則願其速歸夢想其勞逸卜占其遠

瀟倚門間而望聽鳥鵲而喜精神常後後肝膽常  
 懸懸也自予有生以來吾親之心無一日得寧者  
 以予故古之人以生為勞以老為逸以死為息吾  
 親老而未嘗逸今其息乎其心亦可以少寧乎詩  
 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終吾生無以報吾親言之  
 則痛切思之則悶絕惟孝子仁人知棺美而槨厚  
 土深而水密人謂吾親可以妥靈幽扃矣予恐不  
 足恃所持守塚有其人守塚者不足恃所持蓮社  
 佛者為之主蓮社佛者不足恃所持者有田園以  
 養其生田園不足恃所持造物有以鑿予之心予  
 之報親者誠有罪予之思親者實可憫昊天明明  
 豈不能使吾親魂魄少寧乎予盍為我記之嗟乎  
 孝矣哉仁叔思親之苦也人與天相去至遠者形  
 也至近者心也一念之善人莫能知而天必知之  
 一事之善人不能助而天必助之自今以往甘處  
 自當應其誠迅雷何忍驚其魄燕或有增其土度  
 不敢觸其松虎狼亦能衛其墓况於人乎况於石  
 家之子孫乎親可寧予之心

習俗以市道相尚以詩書名家者異邦人擇  
 不居吾屢觀仁叔之家晨昏一飯飲一蔬果未  
 獻祖考不敢嘗田廬悉畀守塚者居茅屋聚數十  
 學子終日嘈嘈教句讀疲神耗氣以養生事叔父  
 毋如事親愛堂弟如愛子吾知其為孝弟忠信人  
 也問其師友則續溪揚公王溪黎公學問有根源  
 豈習俗所能移矣寧親一念天實臨之某嘗執史  
 筆當大書其事俾後來傳孝友者證天道有所托  
 而明民極有所寄而立斯亦扶世傳道一端也仁  
 叔名子惠家在蒼峰下因以自號云

味道堂記 朱熹撰

武陽何君鎬叔京一日以書來謂熹曰吾先君子  
 辰陽府君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說服習  
 踐行終身不懈間嘗榜其居之堂曰味道蓋亦取  
 夫中庸所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今不  
 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惟是朝夕糞除虔居恪處  
 不敢忘先人之志子其為我記之以告于後之人